

南
唐
近
事

鄭文寶編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寶
顏堂秘笈及唐宋叢書
皆收有此書寶顏本較
佳故據以排印

南唐近事序

南唐烈祖元宗後主三世共四十年。起天福丁酉之春。終開寶乙亥之冬。君臣用舍。朝廷典章。兵火之餘。史籍蕩盡。惜夫前事。十不存一。余匪鴻儒。頗常嗜學。耳目所及。志於縑緗。聊資抵掌之談。敢望獲麟之譽。好事君子。無或陋焉。太平興國二年歲次丁丑夏五月一日。江表鄭文寶序。

南唐近事

宋 江表鄭文寶 編

烈祖輔吳之初，未踰強仕，元勳傾望，足以鎮時靖亂。然當時同立功如朱瑾、李德誠、朱延壽、劉信、張崇、柴再同、周本、劉金、張宣、崔太初、劉威、韋建、王綰等，皆握強兵，分守方面。由是朝廷用意牢籠，終以跋扈爲慮。上雖至仁長厚，猶以爲非老成無以彈壓，遂服藥變其鬚髮。一夕成霜，洎曆數有歸，讓皇內禪，諸藩入覲，竟無異圖。

烈祖嘗晝寢，夢一黃龍繞繞殿檻，鱗甲炳煥，照耀庭宇，殆非常狀。逼而視之，蜿蜒如故。上既寤，使視前殿，卽齊王凭檻而立，偵上之安否，問其至止時刻，及視向背，皆符所夢。上曰：「天意諄諄，信非偶爾。」成吾家事，其惟此子乎？旬月之間，遂正儲位。齊王卽元宗，居藩日所封之爵也。

江都縣大廳相傳云：陰有鬼物所據，前政令長升之者，必爲瓦礫所擲。或中夜之後，毀去按硯，或家人暴疾，遣火不常。斯邑皆相承居小廳蒞事，始獲小康。江夢孫聞之，嘗憤其說。然夢孫儒行正直，衆所推服，無何自祕書郎出宰是邑。下車之日，升正廳受賀，訖向夜，具香案，端笏當中而坐，誦周易一遍。明日如常理事，篋爾無聞。自始來至終考，莫覩怪異。後之爲政者，皆飲其惠焉。

金陵城北有湖，周迴十數里，幕府雞籠二山環其西，鍾阜、蔣山諸峯聳其左，名園勝境，掩映如畫。六朝舊

跡多出其間。每歲菱藕苦網之利不下數十千。建康實錄所謂玄武湖是也。一日諸閣老待漏朝堂。語及林泉之事。坐間馮諶因舉玄宗賜賀鑒三百里鏡湖。信爲盛事。又曰。子非敢望此。但賜後湖。亦暢子平生也。吏部徐鉉怡聲而對曰。主上尊賢待士。常若不及。豈惜一後湖所乏者。知章爾。馮有大慚色。

朱鞏侍郎童蒙日。在廣陵入學。其師甚嚴。每朝午歸餐。指景爲約。其時不至。當行檀楚。朱雖稟師之命。然常爲里巷中一惡犬當道。過輒嗥吠。鞏乃整衣望犬再拜祈之曰。幸無囓我。早入學中。免爲夫子笞責。精誠所至。涕泗交流。犬亦狂吠不顧。是夕犬暴卒于家。

處士史虛白。北海人也。清太中客遊江表。卜居于潯陽落星灣。遂有終焉之志。容貌恢廓。高尚不仕。嘗對客弈棋。旁令學徒四五輩。各秉紙筆。先定題目。或爲書啓表章。或詩賦碑頌。隨口而書。握管者略不停綴。數食之間。衆製皆就。雖不精絕。然詞彩磊落。旨趣流暢。亦一代不羈之才也。晚節放達。好乘雙犢板輿。挂酒壺於車上。山童總角負瓢以隨。往來廬阜之間。任意所適。當時朝士咸所推仰。保大末淮甸未寧。割江之際。虛白乃爲割江賦以諷曰。舟車有限。浚汀島以俱閑。魚鼈無知。尙交游而不止。又賦隱士詩云。風雨揭卻屋。渾家醉不知。其譏刺時政。率皆類此。元宗南幸道由蠡澤。虛白鶴氅杖藜。謁鑾輅於江左。元宗駐蹕存問。頗之殺帛。又知其嗜酒。別賜御醞數壺。以厚其意也。他日病將終。謂其子曰。皇上賜吾上樽。飲之略盡。固留一榼。藏之於家。待吾死日。殮以時服。置拄杖一條。及此酒於棺中。葬之足矣。四時慎勿享奠。無益勞費。何利死者。吾當不散矣。泊卒家人一遵遺命。而其子頓絕時祀。每因節序。必修奠訖。燕紙緝於壺。

庖紙皆不化。用意焚之火。則自滅。遂不復更祭奠矣。

嚴續相公歌姬。唐錦給事通犀帶。皆一代之尤物也。唐有慕姬之色。嚴有欲帶之心。因雨夜相第。有呼盧之會。唐適預焉。嚴命出妓解帶較勝於一擲。舉座屏氣觀其得失。六骰數巡。唐彩大勝。唐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以別相君。宴罷拉而偕去。相君悵然遺之。

昇元初。許文武百僚觀內藏。隨意取金帛盡重載而去。惟蔣廷翊獨持一縑還家。餘無所取。士君子以是而多之。終尙書郎。

鍾謨性聰敏。多記問。奏疏理論。顛脫時輩。自禮部侍郎聘周。忤旨。左授耀州典午。盛夏之月。自周徂秦。每見道旁古碑。必駐馬歷覽。皆默識。或止郵亭。命筆繕寫。一日之行。不過數里而已。又見一圭首豐碑。制度甚廣。約其詞旨。不下數千餘字。臥諸荒壘之中。半爲水潦所淹。無由披讀。謨欣然解衣游泳壘中。以手捫揣。默記其文。志諸紙墨。他日微還。重經是路。天久不雨。無復沈碑之泉。乃發笥得舊錄本。就壘較之。無一字差誤。

馮諱總戎廣陵。爲周師所陷。乃削髮披緇。以給周人。將圖問道南歸。爲識者所擒。送至行在。時鍾謨亦使周人。或譏之曰。昔日旌旗擁出。坐籌之將。今朝毛髮化爲行腳之僧。世宗甚悅。因釋罪歸之。終中書侍郎。賈崇自統軍拜使相。鎮江都。周師未及境。盡焚其井邑。棄壘而渡。元宗引見於便殿。責其奔潰之由。且曰。朝野謂卿爲賈尉遲。朕甚賴卿。一旦敵兵未至。棄甲宵遁。何施面目至此耶。崇扣首具陳。舒元旣叛。大軍

失律。城孤氣寡。無數旅之兵。以禦要害。雖具肘腋。亦無所施其勇。臣當孥戮。惟陛下裁之。以忤旨釋罪。長流撫州。

元宗少躋大位。天性謙謹。每接臣下。恭慎威儀。動循禮法。雖布素僚友。無以加也。夏日御小殿。欲道服見諸學士。必先遣中使數使宣諭。或訴以小苦。巾裏不及冠褐可乎。常目宋齊丘爲子嵩。李建勳爲史館。皆不之名也。君臣之間。待遇之禮。率類於此。

沈彬長者。有時名。保大中以尚書郎致仕。開居于江西之高安。三吳侯伯多餉粟帛。背荷杖郊原。手植一樹於平野之間。召諸子戒曰。異日葬吾此地。遠之者非人子也。居數年。彬終。諸子將起墳於植樹之所。轉有術士語以吉凶事。近樹北數尺之地。卜葬。家人諾之。是夕。諸子咸夢家君呵責擅移葬地。復違吾言。禍其至矣。詰朝乃依遺命。伐樹掘土深丈餘。得一石椁。工用精妙。光潔可鑒。蓋上刊八篆字云。開成二年。壽椿一所。乃舉棺就椁而葬之。廣狹之間。皆中其度。彬第二子道者。亦能爲詩。以色絲繫銅佛像長寸餘。懸于襟上。衣道士服。辟穀。隆冬盛夏。惟單褐布裙。跣足。日馳數百里。狂率嗜酒。罕接人事。多往來玉簫浮雲二山。林棲野宿。不常厥居。至今尙在。南中人多識之。

位崇文以衍德殊勳。位崇台袞。巨鎮名藩。節制逮之。坐鎮浮競。出入三朝。喜愠莫形。世推名將。臨武昌日。閱兵於蹴踘場。武昌廳有古屋百餘間。久經霖雨。一旦而頽。出乎不意。聲聞數里。左右色動心恐。惟崇文指縱點閱。安詳如故。亦無所顧問。

何敬洙善彈射。性勇決。徵時爲鄂帥李簡家僮。李性嚴毅。果於殺戮。左右給使之。人小有過。僇鮮獲全。有。何晉因薄暮。與同輩戲於小廳下。有蒼頭取李公所愛硯。擊于手中。謂諸僮曰。誰敢破此。何時餘酣。乘興厲色而應曰。死生有命。吾敢碎之。乃擲硯于石階之上。鏗然毀裂。羣僮逃散。無敢觀者。翌日李銜退視事。責碎硯之由。主者具以實對。李極怒。卽命擒何。以至。死不旋踵矣。李之夫人素賢明。知何有奇相。每曰。曷日當極貴。至是匿伺後堂中。句決之間。李怒未解。夫人亦不敢救。一日李獨坐小廳。有一鳥申喙向李而噪。其聲甚厲。李惡之。遂拂衣往後園池亭中。鳥亦隨其所之。叫噪不已。命家人多方驅逐。略無去意。李性既褊急。怪怒愈甚。顧左右曰。何敬洙善彈。亟召來能斃此畜。當釋爾罪。何應召而至。注丸挾彈。精誠中激。應弦斃之。李佳賞。至再遂捨其罪。洎成立。擢爲小校。以軍功累建旌鉞。建隆初。自江西移鎮鄂渚。下車之日。小亭中復見一鳥。顧何而鳴。何曰。昔日全吾之命。得非爾乎。乃取食物。自置諸掌。鳥翻然而下。食何掌中。其後何位至中書令。守太師致仕。功算崇極。時莫與比。靈禽之應。豈徒然哉。

馮僕卽刑部尚書諡之子也。舉進士。初年少衆譽籍籍。以爲平折丹桂。秋賦之間。僕一夕夢登崇孝寺。幡剎極高。處打方響。先是徐幼文能圓夢。遂詣徐請圓之。徐曰。雖有聲價。至下地。洎來春。僕俄成名於侍郎韓熙載榜下。或有責徐之言謬者。徐曰。誠如吾語。後當知之。放榜數日。中書奏主司取士不當。遂追榜御試。馮果覆落。

鄧匡圖爲海州刺史。有野客潘展謁之。鄧不甚禮遇。館於外廨。忽一日鄧命潘觀獵近郊。鄧妻因詣廨中。

覘屢棲泊之所。弊榻莞簾竹籠而已。籠中有錫彈丸二枚。其他一無所有。艾夜展從禽歸。啓籠之際。忽爲嘆駭之聲。且曰。定爲婦人所觸。幸吾朝來攝其光筵。不爾斷婦人頸久矣。聞人異之。乃問於鄧。鄧詰其由。室家具以實告。鄧頗驚異。遂召潘升堂。屏左右曰。先生其有劍術乎。潘曰。素所習之。鄧曰。願先生陳其所妙。使某拭目一觀可乎。潘曰。何不可也。明日公當齋戒三日。擇近郊平曠之地。可試吾術。鄧如其約。至期命潘聯鑣而出。至城東。其始潘自懷袖中出二彈丸置掌中。俄有氣兩條如白虹之狀。微微出指端。須臾上接於天。若風雨之聲。宮空而轉。又繞鄧之頸。左盤右旋千餘匝。其勢奔掣。其聲錚鏦。雖震電迅雷無以加也。鄧據案危坐。喪精褫魄。雨汗浹體。莫知己身之所從。乃稽首祈謝曰。先生神術固已知矣。幸攝其威靈。無相見怖。潘笑舉一手。二白氣復貫掌中。若雲霧之乍收。數食間復爲二錫彈丸矣。鄧自此禮遇彌厚。表薦於烈祖納焉。其後欲傳之於人。一夕夢其師怒。展檀洩靈術。傳非其人。陰奪其法。既寤不復能劍矣。尋病終於紫極宮。臨終上言乞桐棺葬於近地。後當尸解。上從之。使中貴人護葬於金波園。至保大中。元宗命親信發塚觀之。骸骨尙在。迄無異焉。

進士黃可字不可。孤寒朴野。深於雅道。詩句中多用驢字。如獻高侍郎詩云。天下傳將舞馬賦。門前迎得跨驢賓之類。又嘗謁舍人潘佑。潘教服槐子。云豐肌卻老。明日潘公趨朝。天階未曙。見槐樹煙霧中有人若猿狙之狀。追而視之即可也。怪問其故。乃擁條而謝曰。昨蒙明公教服槐子法。故今日齋戒而擾之。潘大噉而去。

孫晟爲尚書郎。上賜一宅在鳳臺山西岡墉之間。徙居之日。羣公幸止。韓熙載見其門卑巷陋。謂孫曰。湫隘若此。豈稱爲相第耶。舉座莫喻其旨。明年孫拜御史大夫。旬日之間。果正台席。

昇元格。盜物直三緡者。處極法。廬陵村落間有豪民。暑雨初霽。曝衣簾于庭中。失新潔。衾服不少許。計其資直不下數十千。居遠僻。遠人罕經行。唯一貧人隣垣而已。周訪蹤狀。必爲隣人盜之。乃訴于邑。邑白郡。郡命吏按驗。歸罪于貧人。詐服爲盜。詰其贓。卽言散鬻于市。蓋不勝捶掠也。赴法之日。冤聲動人。長吏察其詞色似非盜者。未卽刑戮。遂具案聞於朝廷。烈祖命員外郎蕭儼覆之。儼持法明辯。甚有理聲。受命之日。乃絕葷茹。齋戒理棹。冥禱神祇。晝夜兼行。佇雪冤枉。至郡之日。索案詳約始末。迄無他狀。儼是夕復焚香于庭。稽首冥禱。願降敕戒。將行大辟。翌日天氣融和。忽有雷雨自西北起。至失物之家。震死一牛。盡剖其腹。腹中得所失衣物。乃是爲牛所噉。猶未消消。遂赦貧民。而儼驟獲大用。

諫議大夫張義方。命道士陳友合還丹於牛頭山。頻年未就。會義方遷疾。將卒。恨不成九轉之功。一日命子弟發丹竈。竈下有巨龜。火吻錦鱗。蜿蜒其間。若爲神物護持。乃取丹白餌一粒。瘡瘡而終。當時識者以爲氣未盡。服之陰者不壽也。

劉仁贍鎮壽春。周師堅壘三載。蹙而不降。一夕愛子泛舟於敵境。艾夜爲小校所擒。疑有叛志。請于贍。贍將行軍法。監軍使懇救不迺。復使馳告其夫人。夫人曰。某郎妾最小子。攜提愛育。情若不及。奈軍法至重。不可私也。名義至大。不可虧也。苟屈公議。使劉氏之門有不忠之名。妾與令公何顏。以見三軍。遂促令斬。

之。然後成其喪禮。戰士無不墮淚。

高越燕人也。將舉進士。文價譎然。器宇森挺。時人無出其右者。鄂帥李公質之。待以殊禮。將妻以愛女。越竊諭其意。因題牋一絕。書于屋壁云。雪爪星眸衆鳥歸。摩天專待振毛衣。虞人莫謾張羅網。未肯平原淺草飛。遂不告而去。後爲范陽王盧文納之爲掾。與王南歸。烈祖累居清顯。終禮部侍郎。江文蔚俱以詞賦著名。故江南士人言體物者。以江高爲稱首焉。

朱匡業劉存忠雖無勳略。然以宿舊嚴整。皆處環衛之長。劉彥貞壽陽既敗。我師屢北。京師危之。元宗臨軒盱眙。問其守禦之方。匡業對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遂忤旨。流撫州。存忠在側。贊美匡業之言不已。流饒州。

韓寅亮渥之子也。嘗爲予言。渥出館之日。溫陵帥聞其家藏箱笥頗多。而緘鐻甚密。人罕見者。意其必有珍翫。使親信發觀。惟得燒殘龍鳳燭。金縷紅巾百餘條。蠟淚尙新。巾香猶鬱。有老僕泣然而言曰。公爲學士日。常視草金鑾內殿。深夜方還。翰苑當時皆宮妓乘燭炬以送。公悉藏之。自西京之亂。得罪南遷。十不存一二矣。余弗歲延平家有老尼。嘗說斯事。與寅亮之言頗同。尼卽渥之妾云耳。

張易爲太弟賓客。方雅真率。而好乘醉凌人。時論憚之。嘗侍宴昭愛宮。儲后持所愛玉杯。親酌易酒。捧觥勸至。有不顧之色。易張目排座抗告而讓曰。殿下輕人重器。不止虧損至德。恐乖聖人慈儉之旨。言訖碎玉杯于殿柱。一座失色。儲后避席而謝之。

廬山九天使者廟有道士忘其姓名體貌魁偉飲啗酒肉有兼人之量晚節服餌丹砂躁於冲舉魏王鎮滎陽也郡齋有雙鶴因風所飄憩于道館迴翔嘹唳若自天降道士且驚且喜焚香端前顧瞻雲霓自謂當赴上天之召命山童控而乘之羽儀清弱莫勝其載毛傷背折血洒庭除仰按久之是夕皆斃翌日馴養者詰知其狀訴于公府王不之罪處士陳沆聞之爲絕句以諷云啗肉先生欲上昇黃雲踏破紫雲崩龍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

慶王茂元宗第二子也雅言俊德宗室罕倫未冠而薨上深軫悼每顧侍臣曰子夏喪明不爲異也或對曰臣聞仁而不壽仙經所謂鍊形於太陰之中然慶王必將侍三后於三清友王喬於玉除伏望少復於念上滋然焉

烈祖輔吳將有禪讓之事人情尚懷彼此一二不樂周宗請之上曰吾夜夢爲人引劍斷吾之頸意所惡之宗遽下塔拜賀曰當策立耳居數日而內禪

王魯爲當塗宰頗以資產爲務會部民連狀訴主簿貪賄于縣尹魯乃判曰汝雖打草吾已蛇驚爲好事者口實焉

鄧亞文高安鄉野之人也烈祖時自尙書郎拜青陽令升廳就案而食自謂尊顯彌極還語兒子輩云當思爲學自致烟霄吾爲百里之長聲鼓喚飯腦後接筆此吾稽古之力也

宋齊丘微時日者相之曰君貴不可說然亞夫下獄之和君實有之位極之日當早引退庶幾保全齊丘

登相位數載致仕。復以大司徒就徵。保大末坐陳覺謀干記事。乃餓死于青陽。元宗幼學之年。馮權常給使左右。上深所親倖。每曰。我富貴之日。爲爾置銀靴馬。保大初聽政之暇。命親王及東宮舊僚擊鞠歡極。頒寶有等語及前事。卽日賜銀三十斤以代銀靴。權遂命工鍛靴穿焉。人皆哂之。

元宗嗣位之初。春秋鼎盛。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略無虛日。常乘醉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唯歌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上旣悟。覆杯大慚。厚賜金帛。以旌敢言。上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當有銜璧之辱也。翌日罷諸懽宴。留心庶事。闕閫吊楚。幾致治平。

常夢錫爲翰林學士。剛直不附。貴近側目。或謂曰。公罷直私門。何以爲樂。常曰。垂幃痛飲。而壁而已。蓋馮魏擅權之際也。

周業爲左街使。信州刺史本之子也。與劉鄩素有隙。劉卽長公主壻。時爲禁師。無何昇元中金陵告災。業方潛飲人家。醉不能起。有聞上者。上顧親信施仁望曰。率衛士十人詣災所。見其馳救則釋。不然就戮於牀。仁望旣往。亟使召業家語之。業大怖。衣女子服奔見仁望。仁望怒之。泊火息復命。至使殿門。會劉鄩先至。亦將白災事。仁望揣劉意不能蔽業。又懼與之偕罪。計出倉卒。遽排劉越次見上曰。火不爲災。業誠如聖旨。上曰。戮之乎。仁望曰。業父本方臨敵境。臣未敢卽時奉詔。上撫几大悅曰。幾誤我事。仁望自此大獲獎用。業乃全恕。

陳誨嗜鵠。馴養千餘隻。誨自南劍牧拜建州觀察使。去郡前一月。羣鵠先之富沙。舊所無子遺矣。又嘗因早衙。有一鵠投誨之懷袖中。爲鴈鵠所擊故也。誨感之。自是不復食鵠矣。

韋齊一爲道士。滑稽無度。善於嘲毀。倡里樂籍多稱其詞。曰齊二次曰齊三。保大中任樂坊判官。一旦暴疾。齊一辭舌而終。

女冠耿先生。長爪玉貌。甚有道術。獲寵於元宗。將誕前三日。謂左右曰。我子非常。產之夕當有異。及他夕果震雷繞室。大雨河傾。半夜雷止。耿身不復孕。左右莫知所產。將子亦隨失矣。

陳繼善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富於資產。性鄙屑。別墅林池。未嘗暫適。既不嗜學。又杜絕賓客。惟自荷一鋤。理小圃成畦。以真珠之餘顆若種蔬狀。布土壤之間。記顆俯拾。周而復始。以此爲樂焉。

烈祖鎮建業日。義祖薨于廣陵。致意將有奔喪之計。康王已下諸公子謂周宗曰。幸聞兄長。家園多事。宜抑情損禮。無勞西渡也。宗度王似非本意。堅請報簡。示信於烈祖。康王以忽遽爲詞。宗袖中出筆。復爲左右取紙。得故著紙貼。乞手札。康王不獲已。而札曰。幸就東府舉哀。多壘之秋。二兄無以奔喪爲念也。明年烈祖朝覲廣陵。康王及諸公子果執上手大慟。誨上不以臨喪爲意。詎讓百端。冀動物聽。上因出王所書以示之。王視顏而已。

兵部尙書杜業。任樞密。有權變。足幾會。兵賦民籍。指之掌中。其妻張氏妒悍尤急。室絕婢妾。業憚之。如事嚴親。烈祖嘗命元皇后召張至內庭。誡之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妾媵。何拘忌如此。豈婦道所宜耶。張雪涕

而言曰。業本狂生。遭逢始末。多壘之初。陛下所藉者。驚馬未竭耳。而又早衰多病。縱之必貽其患。將誤于任使耳。烈祖聞之大加獎嘆。以銀盆綵段賞之。

烈祖補吳。四方多壘。雖一騎一卒。必加姑息。然羣校多從禽聚飲近野。或搔擾民庶。上欲糾之以法。而方藉其材力。思得酌中之計。問於嚴求。求曰。無煩繩之。易絕耳。請敕秦興海鹽諸縣。罷採鷹鵠。可不令而止。烈祖從其計。莽月之閒。禁校無復游墟落者。

嚴求微時。爲陽邑吏。陽宰器之。待以賓禮。每曰。卿當自愛。他日極人臣之位。吾不復見卿之貴。幸以遺孤留意。其年嚴亟登公輔。宰歿既久。其子理遺命。候謁嚴門。嚴贈幣石束帛而已。其子懼懷而退。嚴不甚顧。密遣家人。賫黃金數十斤。伺于逆旅間。謝之曰。非陽宰之子乎。相君使奉金以備行李。又薦一官。地宅僕馬畢爲之置。其子他日及門致謝。嚴曰。聊以報尊府君平昔之遇耳。一見後終身謝絕焉。

烈祖輔吳。日與諸侯會射延賓亭。劉信擊牙注矢。揖擬四座。小校孫漢威疑不利于上。忽引身障烈祖。以已當之。上自此益加寵遇。位至待中九江帥。

劉信攻南康。終月不下。義祖遣信使者而杖之。詈曰。語劉信要背。卽背。何疑之甚也。信聞命大怖。并力急攻。次宿而下。凱旋之日。師至新林浦。犒錫不至。亦無所存勞。他日謁見。義祖命諸元勳爲六博之戲。以紆前意。信酒酣擲六骰于手曰。令公疑信欲背者。傾西江之水。終難自滌。不負公。當一擲徧赤。誠如前旨。則衆彩而已。信當自拘。不煩刑吏耳。義祖免釋不暇。投之於盆。六子皆赤。義祖賞其精誠。昭感。復待以忠貞。

長。

李建勳鎮臨川。方與僚屬會飲郡齋。有送九江帥周宗書至者。訴以赴鎮日近。器用僭注或闕。求輟于臨川。李無復報簡。但乘醉大批其書一絕云。偶罷阿衡來此郡。固無閒物可應官。憑君爲報羣胥道。莫作循州刺史看。

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一見輒分。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媵國君同妝梳服飾。偕立庭中。請辨良賤。客俯躬而進曰。國君頭上有黃雲。羣妓不覺皆仰首。日者曰。此是國君也。王悅而遣之。陳覺微時爲宋齊丘之客。及爲兵部侍郎也。其妻李氏妬悍。親執尼襪。不置妾媵。齊丘選妾首之。婢三人與之。李亦無難色。奉侍三婢若舅姑禮。問其故。李曰。此令公寵倖之人。見之若面。令公何敢倨慢。三婢既不自安。求還宋第。宋笑而許之。

馮延巳鎮臨川。開朝議已有除替。一夕夢通舌生毛。翌日有僧解之曰。毛生舌間。不可剃也。相公其未替乎。旬日之間。果已寢命。

張洎計偕之歲。爲閩師燕王冀所薦。首謁韓熙載。韓一見待之如故。謂曰。子好一中書舍人。頃之韓主文。洎擢第。不十年果主綸閣之任。

進士李冠子善吹中管。妙絕當代。上饒郡公嘗聞於元宗。上甚欲召對。屬淮甸多故。盤桓葦月。戎務日繁。竟不獲見。出關日李建勳贈一絕云。韻如古澗長流水。怨似秋枝欲斷蟬。可惜人間容易聽。新聲不到御

樓前。

鍾傳鎮江西日，客有以覆射之法求謁，傳以曆日包一橘致袖中使射之。客口占一歌以揭之云：太歲當頭立，諸神莫敢當。其中有一物，常帶洞庭香。

程員舉進士，將逼試，夜夢烏衣吏及門告員曰：君與王倫、廖衡、陳度、魏清並已及第，員夢中驚喜，理服馳馬詣省門，見楊遂、張觀會額立街中，謂曰：榜在雞行，何忽至此？員悵然而覺，祕不敢言。其年考功員外郎張伋權知貢舉，果放楊遂等三人，員輩卒無徵應。既夏，內降御札，尚慮遺賢，命張洎舍人取所試詩賦就中書重定，務在精選。洎果取員等五人附來春別榜及第，明年歲在癸酉也。

李德來任大理少卿，持法甚峻，忌刻便佞。時號李貓兒，本無學術，詐稱博聞，每呼馬爲韓盧，樂工爲伶倫，諂佞爲譽謬，以此貽譏於世。

木平和尙，不知何許人也，保大初徵知闕下，傾都瞻禮。闕咽里巷，金帛之施，日積數萬，常出入宮禁中。他日從上登百尺樓，上曰：新建此樓，制度佳否？木平曰：尤宜望火。上初不喻其旨，居數歲，木平卒。淮甸大擾，自壽陽置烽堠以應龍安山，旦夕上多登覽，以瞻動靜。又上最鍾愛慶王，王初幼學，上問壽命幾何？木平曰：郎君聰明哲智，預知六十年事，壽當七十是歲疾終。年十七，蓋反語以對之也。

李徽古宜春人也，少時賤遊，嘗宿同郡潘長史家，是夜潘妻夢門前有儀注鞍馬，擁劍鎧錄，銜隊約二百人，或坐或立，且云太守在此。洎見乃寓宿秀才，覺後言于潘曰：此客非常人也。妾來晨略見餞酒一鍾，贈